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百五十四　史部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寛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二十二

廣言路

雍正元年癸卯二月丙寅

上諭科道等官

皇考臨御六十餘年至聖至明無日不以國計民生為念凡所以咨訪吏治通達民情之意至為殷切邇年以来

無知小人見科道疏章稀少遂疑
皇考不甚信納羣言又譏言官皆緘默取容此大失
皇考本懷真所謂坐井觀天也當時內而滿漢大臣外而
督撫提鎮皆許其密摺言事蓋因各省地方事務督撫
身親閱歷自能詳悉周知較言臣聞風言事勝什倍矣
以此
皇考據所聞見折衷行之大小國政措置咸宜言官無所
用其建白而實則天下之利弊無不洞燭於

聖心也朕仰承大統一切遵守成憲尤以求言為急在京滿漢大臣外省督撫提鎮仍令摺奏外爾等科道諸臣原為朝廷耳目之官凡有所見自應竭誠入告絶去避嫌顧忌之私乃為忠藎若此時不能盡言即後日官至大僚豈能期爾建立謀猷乎今著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摺輪流具奏一摺祗言一事無論大小時務皆許據實敷陳即或無事可言摺内亦必聲明無可言之故在外候旨或召進面見或令且退其所言果是朕即施

行即或未甚切當朕亦留中不發不令人知儻有徇私挾仇等情巧為瀆奏亦不能惑朕之耳目也摺内之言不許與人參酌如有漏洩或同僚知而言之則同僚即可據以密聞朕將兩人之摺合驗情事必不能隱諱推諉矣至於有能面折廷諍或彈劾權要或更革弊端不妨仍以露章奏聞朕亦不拒又朕居藩邸時在朝大小官員及

皇考御前之人以至藝術之流從無熟識往来者即藩邸

豈無素所任使之人然從不假以顏色信用其言今朕
躬攬大權所用一二大臣皆深悉其人可用而用之非
有念舊偏徇之心誠恐向日効力微員借稱王府舊臣
在外招搖嚇騙生事干法其害甚大斷難姑容爾等可
不時留心察訪一有聞見著即密叅切勿畏忌爾諸臣
其敬承明諭各抒忠悃毋負朕懸鞀設鐸之意

四月丁卯

上諭大學士等爾等皆

皇考簡任者舊大臣論年齒雖與
皇考相等若經歷事務豈能仰及
皇考萬一
皇考實足為爾等之師是以爾等但能奉遵
諭旨者斯稱善已朕自幼未曾理事
皇考命朕紹承大統朕深念付託之重凡朕所降諭旨爾
等以為是則曰是以為非則即陳奏勿得面從雖封還
硃批諭旨朕亦深喜斷不譴責若但隨聲附和致自取

辱非朕所望也

五月乙未

上諭滿漢九卿詹事科道等天時亢旱朕夙夜焦勞敬謹齋戒久未得雨意者用人行政之間尚有缺失不能感格

天和以致甘霖未沛朕欲在廷諸臣直言得失猶恐視為具文概以諛詞頌揚負朕實心求言之意今特諭爾等各具密摺凡朕所行之事或有過失務盡言無隱即所

行無過或更有應行事宜亦各據己見陳奏使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方得古大臣責難於君之義至用人一途或有未當爾等務必據實指陳勿避嫌怨即朕親信重臣亦不妨指出上古君臣都俞吁咈至今傳為盛事爾等若能披肝露膽極言直諫即所奏未盡合宜朕亦重其人品儻仍瞻徇依違浮詞塞責朕亦薄其為人爾等各宜副朕實心果有嘉謨嘉猷俾得見之政事將名

天和而蘇民困胥在於此矣

雍正二年甲辰九月乙丑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朕前因兵部所奏年滿千總一事未詢定例誤降諭旨彼時大學士等應即詳陳其故使朕不致有誤今幸所降諭旨尚未發出朕已詢知定例儻朕知之不早勢必將發出諭旨追還更改殊妨政體

皇考御極六十餘年諸事無不諳練朕在藩邸年久雖於羣情利弊事理得失無不周知至於國家政事有關定例者朕既經歷未久如何可比

皇考其匡正之責實在爾等朕屢降諭旨君臣誼同一體即使人君不能容納臣下之言猶當一心愛主極陳無隱况朕自御極以来痛懲逢迎之弊諄諄以實心匡弼朕躬期望爾等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其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朕之素性不吝改過茍自知其非即於大廷廣衆之中明言以改之從無護庇粉飾之事今為年滿千總所降諭旨爾等具悉成例辦事有年豈不知朕偶誤總以逢迎緘默為心或是或非聽朕

為之而不言則待朕者何薄耶嗣後爾等各宜深悔前非務思君臣一體之大義竭誠殫慮仰副朕懷

雍正四年丙午六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朕自即位以來念

皇考付託之重惟恐天下之人有一夫一婦不獲其所自

朝至夜殫心竭慮晷刻靡寧無非欲休養民生澄清吏治使中外永享昇平之福以仰慰我

聖祖仁皇帝在

天之靈即如前歲雨澤偶愆去歲畿輔被潦朕在宮中虔

禱

上天中夜屢起瞻望雲色以卜晴雨祈禱之時嘗終日飲

膳不御不止於減膳而已此皆朕黙盡其心不肯令人

知之在朕心以為敬

天勤民勵精圖治之意至真至切可以自信無少愧歉於

中故凡下詔求言之事未曽舉行今夏二麥登場之時

適值連雨目前雖晴尚未開霽朕為小民深切軫念且

姦民郭允進私貼謠歌有軍民怨新主之語朕因此返躬自省不能無疑或用人行政之間在朕已實盡其心而衆人觀論尚有以為未當之處亦未可知總之千萬人之中有一二人或有異議朕心即欲省察而權衡之爾諸臣皆朕簡用之員職在劻勷誼同休戚若朕身有過可直言無隱政治得失亦即各抒已見據實陳奏朕必嘉納勿視為具文勿有所瞻顧茍且塞責重負朕真切清問之至意

雍正五年丁未閏三月丁巳

上諭吏部朕日理萬幾惟欲周知庶務通達下情是以廣開言路令人條奏事件冀於政治有所裨益近見條陳人員內頗有能據實陳奏不避嫌怨切中情弊者朕思此等之人其言既可採錄則其善亦不可泯嗣後凡內外大小引見人員如有條奏發交廷議允行者著該部記明檔冊其人日後或被堂官叅劾或被督撫糾叅該部議處覆本之時將該員某年條奏某事曾經允行之

處寫簽夾於本內進呈以便斟酌其事之輕重量與寛減則國家政治既得條奏之益而其人亦深受敢言之效庶可共加勗勵也

九月己巳雲貴總督鄂爾泰䟽奏開濬江南水利事宜

上諭內閣覽鄂爾泰所奏江南水道事宜甚屬周詳但摺內有越職陳奏字樣凡內外大臣越職辦事固為不可至非巳身職任之事有關國計民生者既有見聞據

實入告方合公忠體國之義乃盡職非越職也鄂爾泰所奏發與范時繹陳時夏齊蘇勒陳世倌鄂禮就近詳加相度悉心妥議具奏

雍正七年己酉二月丙子

上諭科道等官爾等職司言路邇來並不陳奏一事以此觀之爾等科道官除徇私報復黨同伐異之外遂無可言之事矣朕從前令爾等輪奏密摺大有深意因崔致遠等不堪小人妄行瀆奏是以將密摺停止令爾等露

章明言凡有關於國計民生用人行政之事爾等何一不當據實奏聞乎明季吏治之壞多由科道巡按結黨營私紊亂是非所致朕勵精圖治耳目甚廣雖不專恃爾等但爾等身居言路自當盡其職守外而督撫以及州縣内而部院八旗五城等衙門如有不法及不稱職之人聞見確實皆可叅奏使朕躬或有過失吏當直陳極諫爾等何竟默無一言為臣之道惟在公忠如自揣不能供職即當引退何得茍且因循有曠職守嗣後其

共勉之

五月辛未

上諭內閣自古明目達聰之道欲以周知庶務博採羣情其責端在於臣工之襄贊然必公正居心斯能以忠言讜論裨益政治苟或植黨營私辯言亂政此倡彼和顛倒是非實國家之罪人為王章所不宥嘗觀前明季世一二新進後生竊居言路遂朋比固結挾制大臣把持

朝政以致國是日非而不可挽此其炯鑒也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聖神御極大觀在上言路宏開羣邪屏息一切猖狂澆薄之風早已翕然丕變雖有不肖之徒亦無能施其伎倆矣朕即位以来以公聽並觀為務以納忠廣益為先既命滿漢文武大臣指陳政務又命科道等於露章之外准具密摺奏事蓋以國家事務殷繁人情弊端種種諸臣有陳奏之心或有不便顯言之處故令密封進呈所以免其瞻顧去其嫌疑俾得各抒所見盡

言無隱庶國計民生均有攸賴又如國家任事出力勤慎素著之大臣所辦公務既多豈能保其無所錯誤若因此而被指摘殊非情理其他偶罹過愆或其子弟家人生事失於覺察一經彈劾若朕不加處分則近於護庇若加以處分則彼之宣力甚多而不能恕其一眚朕心實為不忍不若言事者密陳朕前待朕為之斟酌輕重訓誨區處亦兩全之道凡此皆須出於至公至當方有裨益於風俗人心非使不肖言官藉密奏以自便其

私也乃營私植黨之徒竟欲以此逞其姦黠甚或密行告訐詆毀大臣撓亂國政此風斷不可長朕是以降旨停止科道官之密奏止令各用露章蓋以其在大廷廣衆之間自不敢挾私心而昧公道也乃復有公然紊亂黑白顛倒是非輙欲輕變舊章擅作威福者其餘則摭拾陳言苟且塞責又或相率而為依違緘默之計竟未見一人一事實有所建白裨益於國計民生者夫以朝廷耳目之官視國家之政治如陌路而又欲以進諫之

美譽歸之於己以不能納諫之名歸之於君上忍心害理莫此為甚言官以進言為職豈容以國家之事沽一己之名朕之廣開言路者實欲以衆人之耳目為朕之耳目使民隱得聞萬事就理並非邀虛懷受諫之名博建鞀置鐸之頌也乃向來科道官密奏之弊如此近來露章之習又如此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朕不得不再行訓飭言官有補闕拾遺之職庶其痛改頹風洗滌故習盡讜言獻替之道成蕩平正直之風科道不愧諫議之

官國家得收納言之效儻復蹈昔年故轍則有害而無
益矣著傳諭科道等嗣後條奏事件著如文武大臣等
輪班具奏

七月己酉

上諭滿漢文武大臣等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
言為君之難也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
言人臣之當匡贊其君也朕之行事若有可議諸臣豈
得漠然視之而全無相關之意乎縱不能如古直臣之

面折廷諍而時常進見可以從容密奏朕樂於聞善不吝改過惟冀諸臣盡言規正以補其闕若面從心非豈朕所望於諸臣者哉朕即位之初或尚有不知朕心而不敢盡言無隱者今廷臣侍朕六七年矣豈於朕之居心行事尚不能深知而存猜疑之見乎至於朕每日訓飭諸臣者並非但以責人而不求之於己也朕事事以身先之且深覺為善之可樂循理之甚安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孔子曰君子坦蕩蕩聖人之言確乎不易諸臣

但試行之必有暢然自得之樂也

雍正十年壬子五月丁卯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京師地方冬間少雪數月以来自近京以至直隸山東雨澤愆期而兖州東昌尤甚朕心深為焦勞日夜思維必朕與在廷諸臣政事有缺以致

上天示儆飲食寤寐無刻稍安虔誠修省冀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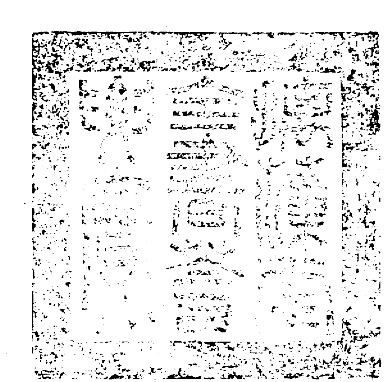
天心爾諸臣當恐懼悚惕以凜

天戒凡用人行政及各部事務關係民生利弊應行應改

之處周詳審察茍有所見或公同具奏或自行陳奏至於刑名衙門尤宜慎重大小事件均期至公至當不可稍有疎忽朕之諄諄誡諭出於憂勞敬畏之實意並非飾求言之名爾諸臣各宜殫心竭慮切實指陳務使民受實惠以仰副

天和以副朕軫恤羣黎之至意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寛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校對官編修臣方　煒
謄録監生臣毛敬事
謄録監生臣鄭遇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百五十五 史部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二十三

理財

雍正二年甲辰二月丙午

上諭各省關差鹽差等官從来關榷鹽稅之設所以通商裕國或用欽差專轄或令督撫兼理無非因地制宜利商便民之至意也朕前於關鹽兩差各下諭旨誥誡諄

切但旗員向来相沿成習陽奉陰違任意侈靡不知撙節額外加派苦累商民差滿之日惟恐回京有當差効力之事每以缺額懇求寛限希圖掩飾是以不憚叮嚀再加申飭大抵闗差之弊皆惟知目前小利恣意侵漁聽信家丁縱容胥吏開闗分别遲早肆無厭之誅求報單任意重輕為納課之多寡飽谿壑者則任其漏税代為朦朧不遂欲者則倒篋傾箱不遺纎細致商賈畏懼裹足不前行旅徬徨越闗迂道則困商實所以自困也

鹽差之弊尤合重懲飛渡重照貴賣夾帶弊之在商者猶小加派陋規弊之在官者更大若不徹底澄清勢必致商人失業國帑常虧夫以一引之課漸添至數倍有餘官無論大小職無論文武皆視為利藪照引分肥商家安得而不重困賠累日深則配引日少配引日少則官鹽不得不貴而私鹽得以橫行故逐年之課難以奏銷連歲之引盡皆壅滯非加派之所致歟故關差惟在嚴禁苛求使舟車絡繹貨物流通則稅自足額鹽差惟

在力除加派使商困少蘇盡復舊業則課自贏餘至於督撫係封疆大吏更當仰體朝廷歸併之意鹺政不得視為帶理漫不經心誤任屬員聽其剥削鹽政不得罔恤窮商獨專厚利硬派州縣計口征錢夫榷關部屬尚有顧忌恐督撫持其短長今歸督撫則何所瞻顧巡鹽御史地方官或不奉約束今歸督撫則孰敢抗違況欽差猶每年更換而督撫兼理則無限期若不實心奉行使風清弊絶則大負歸併之本意矣至將耗羨充課固

屬急公但恐以耗羨歸正額而正額之外復加耗羨商民重輸疊出何以堪此朕深悉關鹽擾累之害垂念商民營逐之苦特諭爾等經理榷稅者務期奉公守法遴委得人知商旅之艱辛絶箕斂之弊竇通商即所以理財足民即所以裕國如自利自便罔上行私責有攸歸其悉遵朕旨

三月丁丑

上諭河南巡撫石文焯據奏請將捐穀耗羨銀兩收存司

庫留充公用耗羨存庫不過暫寄以備地方公用斷不可歸入錢糧之内凡此等羨餘概不得牽混正項國家經費自有常額若將此入正項爾等羨餘必仍另取不特名實相違且恐移東就西反致滋弊

雍正三年乙巳五月癸丑

上諭内閣制錢乃日用必需之物務使遠近流通以便民用京師錢局每歲鼓鑄則制錢應日加增今雖不致缺乏而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是必有銷燬官錢以為

私鑄者且聞湖廣河南等省私鑄之風尤甚著直隸及各省督撫申飭該地方官密訪查拏嚴行禁止毋使姦徒漏網儻稽察少疎仍蹈前弊一經訪覺定將地方大小官吏分別治罪

雍正四年丙午四月己丑

上諭內閣各省耗羨銀兩與營伍中數分公糧存貯公所原為本省本營之中或有公事需用或為各官養廉使地方營伍備用有資不致派累兵民乃通權達變之法

其來久矣並非正項錢糧可比也邇来督撫提鎮中小心拘謹者恐目前經手將来無以自明具摺奏請咨部以記出納原係見小之舉該部祇應存案比並非開銷正項錢糧也若將耗羨銀兩俱比照正項具題報銷相沿日久或有不肖官員指耗羨為正項而於耗羨之外又事苛求必致貽累小民此風斷不可長

九月丙申

上諭內閣錢文乃民間日用之所必需向因錢價昂貴朕

悉心籌畫至再至三令鼓鑄之錢日增而錢文不見其多錢價仍復不減是必姦民圖利有銷燬制錢打造器皿之事若不禁止銅器則錢價究不能平嗣後除三品以上官員准用銅器外其餘人等不得用黄銅器皿定限三年令將所有黄銅器皿悉行報出官給應得之價如旗人則於本旗交官領價漢官民人則於五城該管之處交官領價不論輕重多寡隨便收買不許發價之人絲毫扣尅違者重治其罪若三年之後仍有私藏黄

銅器皿者亦加重處如此可永杜燬錢制器之弊而國寶流通民用充裕實為有益著九卿確議具奏

十二月丙子

上諭都察院及五城御史等制錢乃日用之所必需務使充足流通始便民間之用國家開局年年鼓鑄而京師錢文不見加增外省他方亦未流布是必有銷燬制錢製造器皿以致錢文短少錢價日昂朕念切民生屢降諭旨而錢價仍未平減是以禁用黄銅器皿凡民間所

有俱給價令其交官以資鼓鑄比悉心籌畫專為民間資生便用起見並非朕有需用銅斤之處而廣收民間之銅器於内府也似此有益於民間之事即當踴躍急公欣然交納使錢文贏餘日月贍足尚何待於上官稽查催迫耶况銅器交官皆如數領受價值又何樂而不為且民間器皿非必定需黄銅製造其在有力之家則白銅紅銅皆非難得之物而無力之家如木盆磁器價廉工省亦未嘗不適於用非若錢文為人人所萬不可

缺者與其將黄銅器皿藏匿於家將来限滿三年犯禁

獲罪何如彼此相勸早為交納既得價值而又受錢價

減省之利益乎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其咸體朕意

雍正五年丁未四月壬辰

上諭戸部國家設立寶源寶泉二局鼓鑄制錢原期充足

流通以便民用乃鼓鑄日增而錢文不見其多錢價不

見其平必有姦偽之徒銷燬制錢造作器皿以罔利害

民者向經九卿會議凡黄銅器皿除樂器鏡面戥盤外

其餘不准使用悉令交官給與價值朕令先試行於直隷及各處省城無非欲杜燬錢之弊而清其源也乃立法甚明而玩法者尚衆昨步軍統領阿齊圖現於崇文門外拏獲銷燬制錢之人近在輦轂尚有此輩則鄉邑偏僻之地可知矣此弊不除錢文何以得充著直隷總督嚴飭各地方官密行緝拏如有疎縱將該地方官照溺職例革職至於銅器交官給價先試行於直隷及各處省城其餘各府州縣地方一時難於通行故尚准其使

用然既准其使用又復任其打造貨賣則將來仍滋弊端於事無益著該督撫通行禁飭嗣後各處鋪户人等不得製造黄銅新器違者照例治罪

九月乙卯

上諭各省督撫等民生日用所需制錢最為切要朕特為便民起見屢頒諭旨嚴禁銷燬制錢並令京城及各省督撫駐劄之省城不許鑄造黄銅器皿三品以下官員及兵民人等不得私用此朕欲期錢文豐裕為小民易

於資生非朕有所需用也已曾諄切詳諭不啻再三京城現今奉行錢價已覺稍平乃近聞各處督撫駐劄之省城銅器店内仍用黄銅鑄造者甚多此明係各省督撫不實力奉行徒以告示曉諭虚文掩飾而已朕向因錢局鼓鑄日增而錢文日見短少即知有銷燬制錢鑄造銅器之弊嗣於京城内屢次拏獲銷燬制錢之姦民而欽差官員至甘肅地方亦見有燬錢為器者省會乃督撫駐節之區耳目最近政令易行非若遠鄉僻壤之

難於稽察也若果實心遵奉甚屬易事朕為制錢籌畫宵旰焦勞各省地方官辦運銅斤亦甚費經營跋涉之苦然後官局得以鼓鑄錢文以資百姓之用夫以鑄錢如此之難而姦棍貪財射利竟將已成之錢復行銷燬故禁用黃銅者所以杜燬錢之源也今特再加訓誡各省督撫務宜實力奉行倘仍前疎忽定將督撫嚴加處分至從前曾斟酌三品以上許用黃銅器皿今覺濫用者多嗣後惟一品官員之家器皿許用黃銅餘著通行

禁止

戊辰

上諭戶部向來山西虧空甚多國帑久虛不能彌補歷任撫臣每請將虧空人員革職留任彌補不但毫無益於國帑此等劣員轉將虧空為護符無所不為民生實受其害諾岷涖任後將虧空人員盡行叅革酌定以公完公之法將州縣之火耗重者嚴行裁汰酌中量留耗羨抵補無著之虧空不使累及民閒而官員亦免承追不

力之叅罰又恐官員無以養㢘復酌撥以為日用之資凡地方公務所需亦皆取給於此上不誤公下不累民此實通權達變之良策也諾岷在任二年將山西數十年未清之積案漸漸就緒伊都立接任柔懦無能且好務虛名因循瞻顧從前諾岷之未及清理者未能清理一事當諾岷在任之時高成齡不得已協力相助上緊辦理及伊都立接任高成齡茍且怠忽賛成伊都立之廢弛今見年歲已久舊案不能楚結又經朕數次嚴諭

始請定承追之限獨不思數年以來藏匿花費弊端種種清理愈難高成齡何不陳奏於從前而乃遲至於今日乎應如何追完之處俟石麟到任後與高成齡悉心定議具奏伊都立曾奏稱地方虧空彌補全完之後應將耗羡解充公帑他省亦屢有如此陳奏之人朕皆嚴切訓飭之蓋耗羡者出産於地方即小民之膏脂也以地方之出産完本地之虧項所謂以公完公官民均有裨益若虧空既完則此項耗羡應仍歸於本地之官民

豈有收入公帑之理他省亦有將州縣之耗羨提解十分中之二三以備公用者該地方大吏應念此項雖充公用實民力之所輸將百凡撙節愛惜不使妄費遇有應用之事而後動用方為節用愛人之道乃近來督撫藩司等多以此項既已捐之於公取攜甚便任意支用如此非諾岷提解火耗之初心矣昨田文鏡奏稱河南固始縣東關官河一道地勢窪下七月間驟雨水漲東岸長興集西岸站馬集二處被水浸注民房倒塌漂沒

人口幸而水退甚速禾稼無恙並不成災無庸題請蠲免其被水人民已將司庫存貯耗羨之銀動撥令道員確查散賑加意撫恤等語如田文鏡之辦理此事乃以地方之耗羨為地方之公用百姓得霑恩惠而耗羨之留識為有益大凡地方小有水旱之事勘不成災於例不應題本者該督撫當就近酌量料理並具摺奏聞務令朕得知地方情形無絲毫隱匿方不負封疆大臣之任田文鏡所奏固始臨河鄉村被水之處河道或有應

修濬以除水患者著田文鏡商酌辦理

雍正六年戊申二月丙申

上諭直省督撫布政使等任土作貢天地之常經守法奉公生民之恒性斷無有食地之利而不願輸納正供以甘蹈罪戾者何以錢糧虧空拖欠之弊積習相沿難於整理如此一則胥吏中飽之患未除也或由包攬入已或由洗改串票或將投櫃之銀鈞封竊取或將應比之戶匿名免追種種弊端不可枚舉其故皆由於錢糧完

欠細數官未嘗顯示於民在官則以為民欠在民則以為已完故吏胥得以作姦而官民並受蒙蔽應飭州縣官每年令各鄉各里書手將所管欠户各名下已完錢糧若干尚欠若干逐一開明呈送州縣官查對無差即用印出示各貼本里使欠糧之民家喻户曉如有中飽等弊許執串票具控則吏胥不得肆其姦盗矣再則不肖有司借端侵漁那新掩舊之弊不可不察也朕因各省舊欠甚多恐民力難於輸納格外開恩准其分年帶

徵其應徵之數有在十年以上者亦有寛至十年以外者酌其多寡分别遠近此朕愛養黎元之至意期於民欠易完而民力可紓也乃間有不肖州縣官另立私冊於每年應徵分數之外溢額多收及至報解之時止照分數起解該管上司因其已經照數起解不復再行稽查而此多徵之數遂得任其侵那又成虧空之項且民間見已經完納者徒供官吏之侵漁亦遂怠其急公之念而抗延拖欠之事由此而起朕意分年帶徵之項亦

應將花户名下每年應完若干之處詳細開明出榜曉示令其按數完納以上二條乃據朕所聞書示其作何因地制宜與斟酌立法之處總在地方大臣詳察弊端權衡損益督率有司實心經理果有忠誠廉幹之人自無不可清釐之事信乎治賦在乎得人除弊方能立政任地方之重寄者其慎思之

九月庚午

上諭户部諭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朕宵旰孜孜惟以

足民盈下為念是以各省逋賦則蠲至數百萬每年正額則免至數十萬凡興作工程俱支國帑偶遇旱澇蠲賑兼施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乃邇年以來各省督撫等有以地方舊有之項不敢入已奏請歸公者彼時陳奏之際似出急公奉法之心令細加體察此等款項多係地方相沿之積弊歷年未革之陋規不取之於民即取之於國者一種欺世盜名之督撫往往奏請歸公以博清廉之美譽更有本係一已之贓私入已囊槖又恐

敗露不得已而奏請歸公以蓋前愆又或回護前任之員而奏請歸公以掩其短則是諸臣欲沽一己之名欲逃一己之罪而巧借奉公之說為此遮飾之計也著各省督撫等悉心確查若無礙於國無礙於民可以歸公之項則將緣由備細聲明具摺陳奏候朕批示其有上竊之於國而下取之於民者則應永行裁革不許借歸公之名以遂其私心而掩其積弊如有仍蹈舊習者經朕察出定行嚴加處分

十一月丙子

上諭戶部蘇州巡撫所屬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起至雍正四年未完地丁錢糧積至八百一十三萬八千餘兩其中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積欠最多自一百四十餘萬兩至一百八十餘萬兩不等朕念切民瘼凡閭閻疾苦周知洞悉此未完錢糧或有産去糧存而不能完納者或有人産已盡而無可催追者又或有從前遇歉收之歲而地方官匿荒未報小民無力輸將致成拖

欠者累積十餘年之久其數至千百萬兩但其中有或本係該地方官虧空而希圖卸脫揑作民欠者或糧戶已經交納而姦胥蠹役侵蝕入己仍作民欠者是此項未完大約官虧空者十之一二吏侵蝕者十之三四其實民欠不過四五而已在貧窶之民固不能為無米之炊而官吏因緣作弊蠹國害民情罪可惡若非徹底清釐即欲加惠於百姓其道無由是以從前令張楷將江蘇民欠清查分晰張楷並不清查奏稱俱係民欠請分

年帶徵朕雖姑允其請意甚未慊鄂爾泰於蘇州布政使任內實力稽查將有頭緒時以雲南廵撫職任綦重將鄂爾泰補授而清查之案又未竟其事後陳時夏到任之後一味怠忽疲玩毫無整理釐剔之心將從前分年帶徵之項一併催追以致小民艱於輸納地方官又奉行不善日事敲撲嚴比七府五州之黎庶不得霑被恩澤朕心深為軫念乃陳時夏又奏稱蘇松積欠難於清結從前既蒙聖恩蠲免浮糧今請以舊欠之糧均派

於新糧戶內分年徵收以抵補積欠夫蘇松浮糧朕仰承
皇考聖心每歲額免四十五萬兩煌煌明旨布告億兆豈有既蠲正額而復借此抵補積欠之理朕以誠信待天下臣民寧肯為巧詐之術乎且舊欠自有本人即非本人亦自另有著落若舍此不追而均派新糧是刁民因積欠而得利良民因先輸而倍徵從此人人效尤誰復輸供正賦況以舊欠派入新糧舊欠未必全完而新糧

又致欠缺此種狂悖之論不過因朕留伊在蘇州清理
未完一時不能脫身藉此草率完結耳今尹繼善現在
清查尹繼善初任封疆茲事煩重非一人心力所能辦
理蘇松等七府太倉等五州歷年帶徵地丁錢糧著一
概暫停徵比俟朕派員前往與該地方官協理清查將
各州縣官侵若干吏蝕若干實在民欠若干一一釐剔
清楚朕當再降諭旨戶部即遵諭行令該督撫遍行出
示曉諭其派員分查之處著戶部詳悉定議具奏

雍正七年己酉二月甲午

上諭戸部鹽茶皆民生日用所必需查川省鹽課考成惟責之産鹽州縣其餘並無巡查之責且有僻遠地方不行官引以致私販充塞甚為鹽政之弊應將官引通行合省約計州縣戸口之多寡均匀頒發令其各自招商轉運倘有雍滯責成各州縣定為考成如此則有司等自必加意查察使私販息而官引銷弊端可以釐剔矣又聞川茶皆論園論樹以定税額夫茶樹有大小不同

園地有廣狹不一若概以園樹之數為額未為允當應將茶稅照斤兩收納方得其平以上二項著該督撫詳議定為成例使川省鹽茶經理妥協於民生均有裨益

乙未

上諭戶部錢為國寶固貴流通以利民然必權衡輕重使得其平方能便民用而無囤積私銷之弊近聞馬蘭峪地方奉天直隸數府錢價過賤民間貿易物價必致虧損且恐姦弊從此而生著該督及奉天府府尹嚴飭地

方官通行曉諭嗣後錢價每銀一兩止許換大制錢一千文並著該部行文各省督撫轉飭各地方每銀一兩所換制錢不得過一千文俾民用便利而國寶流通以為經久平準之定則

戊戌

上諭內閣各省關口開放船隻向例有部頒號簿以便稽查茲聞各關另設私簿徵收報部時始將號簿挨日填造其意以船隻往来多寡不齊不能逐日有徵收之數

目是以匀派填造如此則部內數目與商船過稅串票毫不相符殊非政體且凡事據實則可以無弊作偽則弊竇叢生嗣後各闗於部頒號簿務須據實填寫如無船隻過稅之日亦即註明倘仍蹈前轍定行嚴加議處該部亦不得混行指駁致滋弊端

十月甲子

上諭內閣朕夙夜孜孜以吏治民風為念惟蘇松所屬糧賦浩繁民欠累積官吏借此侵漁姦徒肆其包攬若不

徹底清查則吏治難以整肅民風無由淳厚是以特命大臣總理清查之事又遴選大員分查州縣協理令將官侵吏蝕民欠三項明晰清釐不得絲毫朦混又屢次降旨將蘇松等七府太倉等五州歷年帶徵地丁漕項錢糧一概暫停徵比俟釐剔清楚之後再降諭旨幷令該督撫遍行出示曉諭是朕於清查一案已申示再四可謂明白詳備矣乃承命之員奉行不善其始以為官侵無幾遂將紳衿所欠帶徵之項指為官侵以致姦胥

蠹吏借端挾詐如松江候選州同朱榮椿者積欠錢糧九百餘兩而為蠹書訛詐亦至九百餘兩此其明驗也又聞不肖州縣有以里圖櫃書侵蝕之項將來難於歸著議令官戶富戶分派攤賠者又有將帶徵錢糧加增火耗以補官虧者其說雖未足盡信然人言籍籍總理其事者寧未之聞耶此皆由於承命之員不能深體朕心而以徵比為清查之誤也設朕欲藉此為催徵錢糧之計從前又何以降旨停徵乎其有自願完納仍令地

方官收受者緣浙江總督李衛來京陛見時奏稱江南舊欠錢糧自奉諭停徵之後凡有願完者州縣官恐涉先侵後吐之嫌概不收受於民情頗有未便等語朕以民間凡有隱匿錢糧尚准其自首豈有願完舊欠而不准其輸納之理是以諭令户部行文該總理清查大員知之乃不意奉行者遂借此為由將停徵之項概行催徵名曰勸輸而差役追呼甚於嚴比近見各員所奏有稱已完一百餘萬者有稱旬餘之内州縣完三萬餘兩

者而温而遜奏云此番清查首在勸其完納不徒在於造册又聞朱鴻緒告人云鎮江一府舊欠二年内必令其全完是各員俱以完納錢糧為重而於清查官侵吏蝕民欠置之度外矣與朕旨不大相逕庭乎著將未完積欠概行停徵其中或有官吏侵蝕令自首完納贖罪者聽其交庫外其餘民欠即有情願交納者亦不准收受該總理之員務令分查協理各員恪遵前旨將官侵吏蝕民欠分別清釐無得絲毫朦混倘仍有私行徵納

及將民欠內之官戶富戶掩蓋官吏侵蝕者該督撫及總理大臣即行指叅從重治罪倘隱徇不舉或失於覺察經朕訪聞定將該督撫等一併交部嚴加議處又聞分查之員令各欠戶自行首報夫前旨之准令自首者乃侵蝕錢糧之官吏此等侵蝕之人本有應得之罪朕不忍其盡羅國典是以令其據實自首則從寛免其治罪至於歷年積欠前已分年帶徵令又一概停徵伊等又有何罪而令其自首乎總之各員不知朕澄清吏治

惠養小民之心而惟以錢糧為重朝廷之德意不宣究於下司其事者寧無愧乎諭到著督撫布政使即刊刻頒發所屬凡遠鄉僻壤悉行張掛使官吏紳衿軍民人等咸知朕意

十二月癸卯

上諭內閣朕即位以来屢有臣工條奏各處地方官徵收落地稅銀交公者甚少所有贏餘皆入私橐雍正三年又有人條奏廣西梧州一年收稅銀四五萬兩不等止

解正項銀一萬一千八百兩潯州一年收稅銀二萬兩止解正項銀四千六百兩應令該撫查核據實奏聞弁令各省抽收稅銀之處俱據實奏報等語隨經九卿議令各省督撫遴委幹員監收一年之後視其贏餘若干奏聞候旨朕思孟子言治國之道首稱取於民有制所謂有制者即一定額徵之數也若稅課之屬無顯然額徵之數則官吏得以高下其手而閭閻無所遵循即如從前各處稅課經地方官徵收有於解額之外多數倍

者且有多至數十倍者既無一定之章程則多寡可以任意其弊不可勝言屬員既已貪取上司必致苛求官員既已營私胥役必至横索日積月累漸有增加之勢而難於稽查豈非民生之隱患乎朕是以允從條奏所請及九卿所議令各省督撫委員監收以定科則其徵收不及舊額者亦令奏聞降旨裁減年来報出贏餘之處朕皆令留於本地或作各官養廉之需或為百姓公事之用使官員用度有賴自不妄取民財使地方公用

有資即可寬恤民力無非以小民之財物仍用之於民間不令飽貪官污吏之慾壑而已若該督撫等果能督率有司奉行盡善將一年所收者悉行奏聞不及額數者請旨減免則賦有常經萬民共受其福矣乃聞外省中多有奉行不善者以朕愛民除弊之善政而庸劣有司借歸公之名或肥身養家或爭多鬬勝以致肩挑背負之微物皆徵收稅課而該督撫等又不悉心稽查民間苦於擾累或起朝廷加稅之疑獨不思朕愛養斯民

如江南浙江江西三省額徵錢糧則永遠豁免六十餘萬各省每年蠲免之正賦又一二百萬不等而發帑為地方興修工程者又不下數百萬豈有於數千百萬之帑金並不吝惜而轉與小民爭此蠅頭之利乎至於提解火耗乃均平通便之道官員有養廉之資民間無苛派之擾上司無得受餽遺徇情瞻顧之私下屬無請託鑽營暗通賄賂之弊屢頒諭旨甚明從前督撫中有請將耗羨歸公者朕切加訓飭蓋此項乃民間之物惟有

用之於本地若將絲毫歸公是朕利其所有矣朕必不為也著各直省督撫將朕此旨刊刻頒布自諭到通行之後倘仍有加添重耗者一經發覺將經徵之員於本地方即行正法其該管各上司失於覺察者亦必從重治罪決不寛貸

雍正八年庚戌正月丙申衍聖公孔傳鐸奏兖州府屬屯莊集稅銀兩舊充尼山書院及林墓歲修之用今各省清查稅課請將此項報明歸公充餉

上諭曰目今他省有清查稅務之事葢因稅課一項向無定額地方官吏每多侵蝕欺隱高下其手刻剥小民是以今將實數查出凡舊額之外所有贏餘即留為本地官民之用並未將絲毫歸入公項也兖州屯莊集稅銀兩向充書院林墓歲修之費正是闕里之公用而孔傳鐸忽請解部充餉是將此項稅銀視為私槖也朕於文廟工程敬謹辦理一切動用帑金所費不下數十萬孔傳鐸寧不知之而為此卑鄙之陳奏甚屬不合嗣後

著將此項集稅銀兩核實支給為書院林墓之用

九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從前直省應行起運錢糧該省撫藩以解部為艱每至撥餉之時百計營求借備公協餉之名存畱本省而戶曹堂司亦就中漁利將雜項稅課盡留該省司庫即正項解部者亦屬寥寥以致外省撫藩得藉存庫名色通同那用而州縣效尤亦不肯隨徵隨解官侵吏蝕虧空纍纍自怡賢親王總理戶部以來與二三

大臣同心釐整直省一切正雜錢糧除實在存留併各
封貯數十萬兩以備公用外其餘悉於春秋二季按數
撥解從此各省不敢有虛收虛報之弊是以虧項漸清
帑藏充裕今怡賢親王薨逝戶部大臣仍遵守遺規未
嘗稍易但恐不肖司官及姦猾胥吏乘間覬覦希圖撞
騙而無知外吏或冀倖可以復行舊習稍留掩蔵虧空
餘地仍令書吏家人到京鑽營亦未可定倘有此等或
經戶部大臣察出參奏或朕親有訪聞定將撫藩革職

究擬司官書吏即行正法決不姑貸

十一月戊子

上諭內閣朕即位之初清查戶部錢糧始知歷年以來虧空竟至二百五十餘萬兩之多是時怡賢親王管理部務奏稱此項虧空歷年已久若一一根究責令賠補則獲罪之人甚衆懇請寬免查究嗣後以本部餘平銀兩陸續代為完補數年以來該部既有補帑之事是以各省解銀交庫之時平銀未免稍重但從前解京銀兩到

部交納時雜費繁多又有暗中包攬官吏勒索種種情弊此中外所共知者自怡賢親王管理三庫以来弊絶風清各色浮費悉行禁革雖餘平銀兩略覺加添而較之從前雜費則減省已多且怡賢親王之意原欲俟虧空彌補全完之後仍將平銀裁減此亦王屢次陳奏於朕前者今庫中虧空之項俱已補足著將辛亥年春撥解部銀兩照從前餘平之數減去一半該部即行文各省廵撫布政使知之此項銀兩大約出自耗羨項下嗣

後著留於本省以備地方公事之用若司庫官員有額外多索者著管理三庫之王大臣查叅若外省官員因此次恩旨將解部之項或有扣尅短少等弊亦著王大臣指叅議處

雍正十一年癸丑十月甲寅

上諭內閣各省商牙雜稅額設牙帖俱由藩司衙門頒發不許州縣濫給所以防增添之弊不使貽累於商民也近聞各省牙帖歲有增添即如各集場中有雜貨小販

向來無藉牙行者今槩行給帖而市井姦牙遂恃此把持抽分利息是集場多一牙戶商民即多一苦累甚非平價通商之本意著直省督撫飭令各該藩司因地制宜著為定額報部存案不許有司任意增添嗣後止將額內退帖頂補之處查明換給再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酌定名數給發亦報部存案庶貿易小民可永除牙行苛索之弊矣

十一月癸巳

上諭内閣鼓鑄錢文專為便民利用銅重則滋銷燬本輕則多私鑄原係隨時更定籌畫變通斯可平錢價而杜諸弊順治元年每文鑄重一錢二年改鑄一錢二分十四年加至一錢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因銷燬弊多仍改重一錢嗣因私鑄競起於四十一年仍復一錢四分之制迨後銅價逐漸加增以致工本愈重今寶泉寶源二局額鑄錢文歲計虧折工本約銀三十萬兩朕思錢重銅多徒滋銷燬且姦民不須重本便可隨時鎔化晒緝

殊難若照順治二年之例每文鑄重一錢二分在銷燬者無利而私鑄者亦難似屬權衡得中可以行之久遠再現令五省採辦洋銅三省採辦滇銅朕思與其令三省辦銅解部莫若即令滇省就近鑄錢運至四川永寧縣由水路運赴漢口搭附漕船解京可省京鑄之半甚為便益至於戶工兩局需用鉛斤舊係商辦聞貴州鉛廠甚旺如酌給水脚令該撫委員解京較之商辦節省尤多著酌定規條妥協辦理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寛仁信毅大孝

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二十三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寛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二十四

慎刑

雍正元年癸卯二月壬子辦理土默特事務刑部郎中福柱等奏披甲阿納等盜牛十二頭照例應絞立決

上諭內閣偷盜一二牲𩞁即將蒙古立絞人命重大嗣後

應改為擬絞監候若從此蒙古盜案漸少則照此例行倘蒙古無知法輕多玩而盜案比往年較多則仍照原例擬罪

六月己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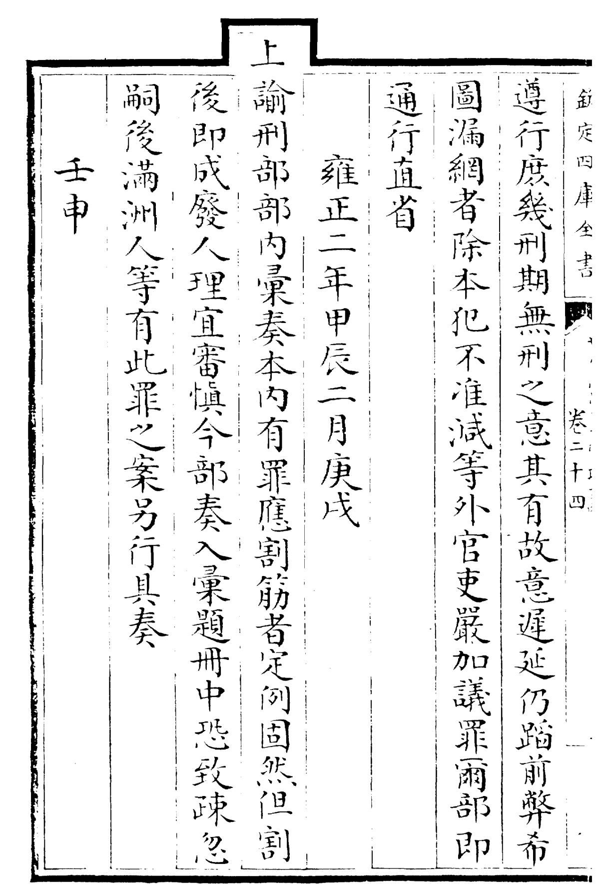
上諭刑部熱審減等國朝舊有成例蓋念時當盛暑囹圄之地倍覺炎蒸笞杖所加更為酷烈故特予減等以昭法外之仁迨後日久弊生罪人妄希巧脫胥吏因緣為姦故延日期致逃法網是以停止熱審減等之例以杜

弊端我

聖祖仁皇帝如天好生凡閱讞章哀矜詳慎秋審決囚屢行停止至每歲夏月必

特沛恩綸監候者寬其刑具枷責者緩至秋涼雖停熱審之例仍寓減等之心恩至渥也朕仰體

聖慈時深欽恤嗣後每逢熱審之期仍復減等舊例其監禁重犯亦量加寬恤至情罪可疑及牽連待質人等暫予保釋俟秋後再行拘禁凡內外讞獄衙門一體詳慎



遵行庶幾刑期無刑之意其有故意遲延仍蹈前弊希圖漏網者除本犯不准減等外官吏嚴加議罪爾部即通行直省

雍正二年甲辰二月庚戌

上諭刑部部内彙奏本内有罪應割筋者定例固然但割後即成廢人理宜審慎今部奏入彙題冊中恐致疎忽嗣後滿洲人等有此罪之案另行具奏

壬申

上諭刑部今屆仲春雨澤愆期時有大風朕心深用兢惕念自臨御以來惟恐政事或有缺失時時省察不敢少有忽畧且令諸臣直言陳奏而諸臣所奏徒事頌揚毫無禆益朕之虛公至意可以質諸

天地實堪自信無少愧處熟思刑名為國家之要務上關

天和下係民命若刑獄未能清理即為天時亢旱之由是以朕於讞獄再三詳慎即懲治之人雖置之於法朕於其中從寛從輕之處惟

天地知之至於兇頑之徒情罪重大衆人有知者亦有不能盡知者朕俱於法外從寛不可勝數竝未宼抑一人此亦可自信者但爾部所辦案件雖如朕親理然其中終有微間夫用法不得不嚴所謂火烈而民畏之爾等執法之官固宜外示嚴明而中心須存仁恕凡案件到部數日可結者不得固執定限即當速行審結以免拖累牽連則輕罪之人不致久羈囹圄且案件早完一日則無辜者得早脫一日之苦若因限期未滿任意耽延

雖所告得伸者亦必致其含怨即訊鞫罪人亦不可輕用重刑若云非夾訊不能定案此尤爾部之大謬錄囚之際當如懲治家人子弟嚴切之下務存矜憫之心但求平允不可過當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朕在藩邸時奉

聖祖諭旨發審事件初見用刑遍體驚顫不覺淚下至數見之後遂覺少異於前爾等刑官訊獄動刑習為常事若少有未當所關甚鉅即大負朕任用之意且爾等亦

當自念其子孫豈可疎忽致有後悔乎蓋刑部非他曹可比尤不可以愚昧意想不到以致錯悞為辭嗣後諸事當同寅協恭速為辦理毋得恃才偏執毋得瞻徇推諉務宜仰體朕心欽恤民命也

三月己卯

上諭刑部昨曾面諭爾部刑獄上關

天和當欽恤民命無得牽連多人久行覊禁當即恪遵朕旨釋放數百餘人不越三四日甘霖大霈遠近霑足可

見天人之感捷如影響莫謂適逢其會事屬偶然也嗣後宜更加詳慎以副朕刑期無刑之至意

甲午

上諭刑部刑獄關係重大必須虛公詳慎盡得實情不可疎忽遺漏以致民有冤抑夫君臣之義本同一體朕視臣下如手足也爾等遇事有可疑不能決者不妨面奏俟朕斟酌至當然後施行若既不面奏又以私心揣度巧為迎合及刑罰不中則退有後言將所謂股肱大臣

之任而存心卑污如此豈不可恥或朕有未當之處亦不妨直陳所見人非聖人孰能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朕之不吝改過諒爾諸臣素所共知凡有功者加之以賞有罪者加之以刑此乃帝王馭世之大權朕但知因事順應並不先有成見爾等皆宜體朕欽恤之意不可自恃已見亦不可彼此推諉和衷協恭平心靜氣毋得有意逢迎務使用法如衡之平如鑑之明庶幾民不輕犯國無寃獄以共成咸中有

慶之治

四月庚戌

上諭刑部朕惟明刑所以弼教君德在於好生從來帝王於用刑之際法雖一定而心本寛仁是以虞廷以欽恤垂訓周書以慎罰為辭誠以民命至重少涉疑案寧過乎仁無過乎義也朕自臨御以來一切章奏無不留心細覽於刑讞一事尤加詳慎誠恐法司未能平允情罪未能悉當故凡京城及直省題奏讞獄少有可矜者無不

法外施仁量加末減獨念朝審重囚其情實者刑科必三覆奏聞勾除者方行處決而外省情實重囚惟於秋審後法司具題即咨行該省無覆奏之例朕思中外一體豈在京諸囚宜加詳慎在外省者獨可不用詳慎乎人命攸關自當同仁一視自今年為始凡外省重囚經秋審具題情實應決者爾法司亦照朝審之例三覆奏聞以副朕欽恤慎刑之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壬子

上
諭刑部禁止私刨人參舊例不論已得未得俱解送刑
部往返拖累故於盛京刑部監禁每年差官前往審理
朕思伊等俱係圖利窮民春夏時被獲監至九月十月
方得審結延挨日月身受寒暑多致疾病死亡甚屬可
憫寧古塔有將軍辦事御史盛京有將軍刑部併副都
御史永福嗣後將各地方所獲者即行審理作速完結
年底彙齊具本啟奏自今將審理偷刨人參之部院衙
門堂官停其遣往如此則案內之人無久禁凍餒之苦

累矣

閏四月戊寅

上諭刑部朕披覽奏章其中人命案件如故殺謀殺者尚少而以鬭毆傷人者甚多或因口角相爭或因微物起釁揮拳操戈一時殞命及至抵罪雖悔何追此皆由於愚賤鄉民不知法律因一朝之忿貽身命之憂言之可為憫惻古有月吉讀法之典

聖祖仁皇帝上諭十六條内有講法律以儆愚頑一則葢

欲使民知法之不可犯律之無可寬畏懼猛醒遷善而遠過也但法律包舉甚廣一時難以遍喻爾部可將大清律內所載凡毆殺人命等條逐條摘出疏解詳明通行各省令地方有司刊刻散布於大小鄉村處張掛遍加曉諭風雨損壞仍復再頒俾知鬬毆之律尚然如此則故殺謀殺罪更可知父兄子弟互相講論時存提撕警戒之心以化其好勇鬬狠之習庶命案可以漸少以副朕好生慎罰之至意

六月癸未

上諭刑部刑法上關

天和下係民命實為政治之要朕御極以來讞斷必加詳慎務期當罪而得其平惟明克允所以體

天心而重民生也向來八旗官軍人等待家人過嚴微小之失甚至毆責斃命奴僕雖賤彼亦人子況性命攸關何得任意荼毒朕於刑部成獄除强盜故殺謀殺等犯不得不依律正法其餘罪犯畧有可恕者俱行寬免從

未降旨特殺一人朕大君也於有罪者尚不忍輕加刑戮為臣下者乃可毆死無辜之奴僕乎且奴僕奔走服勞又性多愚暗易獲過愆全賴上人之矜恤而原宥之即有酗酒冐犯之處應加懲治亦不宜過重致於死地以逞一時之憤怒該部即行文曉諭八旗嗣後務宜待下以寛不得擅自毆死家人凡遇毆斃家人詳其情罪分作三等定例議奏

十二月丁丑

上

諭刑部殺人之犯因伊親老家無次丁奏請免死留養然亦須查明被殺之人有無父母是否獨子若係親老又係獨子一旦被殺以致親老無人贍養而殺人之人反得免死留養殊與情理未協著行文直省督撫如奏請殺人之犯存留養親務須將被殺之人有無父母及以次成丁之處一併查明於本內聲明具奏

雍正三年乙巳六月壬辰

上

諭刑部朕每覽審理案件常有無辜之人因稍有干連

即行解審以致往返拖累守候日久必待結案之後始得歸業此等株累之人深為可憫乃承審各官並不留心民瘼視為故常殊非朕愛育黎民之至意嗣後爾部暨各直省審案凡係干連之人作何即行釋放或有待質者作何取保之處爾部詳議具奏

九月癸丑句決四川廣東福建三省情實人犯

上諭大學士等人命至重按罪務使情法得中嚴固不可寛亦不可須平心研究求罪犯可生之路至於萬無可

生然後勾決則國法所不容亦其自取耳從來法寬則愚民易犯非刑期無刑之意爾等識之

十月丁卯勾決河南山東二省情實人犯

上諭大學士等法律關係重大必至公至當俾用法者之心與死者之心皆幾微無憾方為明允各省情實人犯若輕重之間少有未協朕必再四詳酌爾大臣等各據所見直陳無隱

辛未勾決山西省情實人犯

上諭大學士等用刑貴於平恕惟平惟恕斯寛非濫而嚴非枉但平恕二字必詳慎精密得其至情方能無誤若祗照舊例斷決則一巡撫衙門老吏能之何待朕與爾等大臣悉心商酌爾等須竭力賛襄有言必盡毋畏毋隱

雍正四年丙午七月丁未

上諭刑部國家立法本以懲兇暴之徒而因事原情則時深惻隱之念書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所以斟酌權衡

用廣好生之德也朕慎重刑罰矜恤下民每遇讞鞫之案往復披覽至再至三求其可生之路嘗見各直省命案內或緣細事起爭或因護親情急或已經退避而毆者勢不相容或本意恐嚇而誤傷者遂至莫救其誤傷之中有經報官保辜者亦有未經保辜者有延至數日殞命者亦有延至數十日殞命者當其爭角之時祗知乘憤直前豈計因傷至斃按律抵罪法所當然但念蚩蚩愚氓祇因一朝之忿頓罹重罪每詳閱案情朕心實

為不忍且秋審時凡情輕之案多以情可矜原減等發
落今特沛殊恩予以自新之路現在各直省具題到部
己未入秋審案內除情由可惡者不准寬免外其餘一
百七十七名俱著釋放分别有力無力照追埋葬銀兩
給付死者之家此朕格外生全浩蕩之恩為舊例之所
未有凡茲小民當體朕省刑宥過之慈懷身受者力圖
改悔以贖前愆旁觀者觀感提撕時存警醒父訓其子
兄勉其弟比閭族黨互相勸勉各安本業不犯王章則

是朕之法外加恩與小民之望外受恩均為移風易俗之美事倘以為法網寛恕希圖倖免不改其好勇鬬很之習重負朕牖民遷善之心則格外之寛典豈能屢邀而異日之追悔亦屬何益爾部將此行文各該地方官遍行曉諭務使鄉里愚民盡皆知悉

八月丙戌

上諭内閣朕欽恤刑獄每遇讞決無論罪之輕重必原情酌理再三推求務使情罪允協又念罪人幽囚叢棘易

致瘐斃屢諭問刑衙門修整監獄督責禁卒不時灑掃潔淨遇有疾病必加意調治務令痊可此亦矜恤罪囚之一端也乃近閱各省本章監斃人犯不少多由羈禁之處跼隘倒敝以致嚴寒酷暑侵骨刻肌潮濕穢惡之氣薰蒸傳染之故也况監獄不固防禦多疎罪人越獄脫逃亦所不免特飭各直省督撫通查所屬監獄逐一修葺並高築墻垣以資防範其地勢低窪者改造高阜之處狹隘者酌量刑獄煩簡展寛蓋造凡枷號暫羈之

門關倉所亦必繕治完固正印官仍不時稽查毋令獄官獄卒任意陵虐懈弛疎防如此則罪人不致瘐病而監禁既固亦可免越逃之虞該督撫其各仰體朕好生至意督令有司遵行毋忽

十二月丁丑

上諭九卿從來監斃人犯多由獄官疎忽一任禁卒陵逼所致若使本犯有應死之罪又當別論其軍流以下輕罪之人瘐斃在獄甚屬可憫嗣後監斃不應死之輕犯

與應死之重犯其處分似應分别輕重著為定例其犯輕罪之人在獄患病者應否保釋調治再督撫題報監斃人犯本内務將本犯情罪並病故緣由聲明毋令朦混著九卿一併議奏

雍正五年丁未九月丁丑

上諭刑部刑名關係民命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禮記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朕於刑名更加慎重書曰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五刑有輕重之等無一非天理之當然故當輕當重必須至公至平乃為欽承天道若應嚴而寛便是逆天稍寛且不可而況於嚴乎朕為人君尚不可寛嚴稍失其平況人臣居法司之任者乎凡有案件始之以聽斷繼之以研訊定之以律例若稍有不公不平之處則情罪之輕重不得其宜而用法之寛嚴皆失其當矣蓋鴟鴞不除無以致鸞鳳稂莠不剪無以植嘉禾司刑名者姑息養姦則小人無所懲戒必不能改惡以從善

此所謂婦人之仁其害豈淺小哉故刑法者使人遷善遠罪所以輔教化者也舜之勉臯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夫持法之平可以成協中之化故居法司之任者不但重罪不可疎忽即輕罪亦當詳慎務操至公至平之心而時凜天監在茲之懼使用法之寬嚴悉當情罪之輕重允孚則不愧明允之司而成無刑之治矣

雍正六年戊申正月戊寅

上
諭內閣凡律例之設乃詳情察理揆度至當而後定者也審擬罪案之時應引某條則引之斷無輕重任意或介在兩可之理常見外省本章及法司議覆疏內往往有先引一例復云不便照此治罪更引重罪以坐之此乃臣下巧於營私之陋習或欲以嚴刻之名歸之於上或冀法外之恩巧於開脫均非明允之道從前已經降
旨禁止而去冬刑部本內猶有蹈此者夫治獄之道貴得其平而司刑之官在乎執法今以一罪而引兩律則

是法無一定而獄不得其平矣豈朕明刑弼教之至意乎嗣後再有兩引條例者外省督撫提鎮本章著通政司駁回將情由參奏三法司本章著内閣駁回將情由參奏若所犯之罪當引輕律而故意坐以重罪亦難逃朕之洞鑒内外執法臣工各宜凜遵毋忽

十二月己丑

上諭刑部今年各省秋審情實人犯内有情罪畧可原者已於勾到之時改為監候刑部情實人犯今年暫停處

決其情罪畧可原者分別減等發落至於督撫九卿所擬緩決之犯論法則均有應得之罪而其中情事不一尚有彼輕於此稍可從寛者或因一朝之忿奮不顧身或因纖毫之利偶相爭角或因旁觀不平而致鬬或因被打情急而還毆似此類者均非有謀害之念於平日并無必殺之意於臨時祇以愚民無知好勇鬬很遂致陷於重辟雖悔難追深可憫惻茲朕再四酌量特施法外之仁將此等人犯照可矜人犯免死減等之例發落

伊等試思生於人世同為父母妻子所倚賴之身何苦捨命輕生自罹法網縱使終身緩決亦只於囹圄之中幽囚待斃不亦大可哀乎今幸遇國家寛典特予矜全從此再生之年皆為遷善之日當知恩不可以倖邀法不可以再試痛自悔恨悛改前非共為良善之民儻或再有過犯則斷乎不能茍免矣著該督撫於各犯發落之時將朕此旨明白宣諭加意訓誡務令人人改過自新以副朕矜恤下民之至意

雍正七年己酉五月辛亥

諭內閣朕慎重民命留心刑獄每於讞決之際往復審察至再至三是以外省每年秋審亦照朝審之例悉令三覆奏聞今思每日所進本章內有擬以極典及斬絞立決之犯雖其情罪俱屬重大律無可寛然朕心猶欲慎審而後置之於法嗣後如遇此等本章已閱過票簽交與本房者著批本官員照三覆奏之例進呈三次俟朕再加詳慎然後批發以副朕欽恤矜慎之至意

雍正八年庚戌四月庚申

上諭內閣向因各省員缺需人朕於部選之外特旨命往甚多恐其中賢愚不等或有倚恃特用而生縱佚恣肆之心者又或該管上司不知朕心以其為特用之員而存瞻徇姑容之見者是以曾有特用人員深負朕恩則加倍治罪之旨蓋欲其知所儆惕以圖上進也然必其所犯之罪果係貪婪不法不可寛宥方行加倍懲治非謂因公詿誤一切糸罰案件皆以其為特用之員而概

行加倍也從前屢降諭旨甚明近來該部及各省督撫
尚有不問事之輕重概以加倍議罪者甚非朕立法之
本意至於盜案越獄亦曾有加倍治罪之旨蓋因朕整
飭吏治於地方事務不許隱匿是以有司不敢諱盜諱
命每有案件即行詳報以致監禁之犯未免較多而奸
宄兇惡之徒往往乘間越獄兾脫重罪又有罪本不至
於死亦乘機越逃者尤為逞奸玩法藐視憲典是以有
加倍治罪之條以懲頑慝又恐罪犯等不知此例誤蹈

重辟特令各地方官刊木榜置於獄中使身繫囹圄之人莫不知悉免致一時誤犯以上加倍治罪二條係朕曾經降旨者乃內而法司外而督撫往往比照此例以加倍定擬具題又有將本犯輕罪議以加倍而抵之於死者尤非平允之道且國家立法原一定而不可易其有應行從重加倍者亦必待朕酌其情罪特頒諭旨非臣工所可擅定者也嗣後凡有議處議罪之條俱照本律定擬其有負恩犯法情罪重大應從重定擬者必須

折衷平允不得擅用加倍字樣開朦混苛刻之端負朕立法牖民警省防閑之至意

六月丙寅

上諭内閣尚書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濫刑也吾弟怡賢親王嘗奏朕云今法司衙門凡有審問事件竝不究其情之虛實動以夾訊夫聽斷之下求之於辭氣耳目以察其情設誠以待之據理以鞫之

未有不得其實者何庸夾訊倘有証佐確據情罪顯著而本犯猶狡獪不以實供則不得已而用刑若竝不詳鞫其情而概用重刑嚴訊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重案之未免有寃抑牽累也吾弟之言如此是以八年以來凡朕交王承審數十件繁難大案皆以誠敬用心以情理感格簡孚閱實愚頑自將罪犯委曲招吐從未曾夾訊榜楚一人而諸案情罪無不允當吾弟之存心忠厚如此今外省有司既不能聽辨五辭無明决折獄之才

每遇重大案件至期限將滿之時慮及處分則連用重刑該犯欲緩須臾之命凡官吏訊問之語靡不承認遂據其供招鍜煉成獄且凡遇命盜案件其中牽連之人有司亦明知其無辜而欲為開釋恐致上司之翻駁遂有非夾訊不能歸結之論夫欲保全一已之功名彌縫上司之查駁無論情之虛實罪之輕重輙用三木以訊每致未結而有刑斃之人此其居心尚可問乎吾弟怡賢親王存心仁恕固不待言而其本懷總不欲使天下

有一寃抑之人俾國家受濫刑之議此其忠君愛國之
心出於誠懇篤摯是以凡有聽斷歸乎至當能使羣議
帖服刑章式敘也今吾弟薨逝之後凡啟靈大祀之日
上天必賜以清和景象而羣工黎庶各致其哀慕深情
天之報吾弟亦云厚矣吾弟嘉謨入告之事不可勝數偶
因戒飭問官輕用三木一節將吾弟敷奏之言宣示於
衆且布告各省有司令咸以吾弟怡賢親王之聽訟居
心奉為按鞫之規範則明慎用刑庶幾咸中有慶矣著

凡掌刑名衙門將此諭刊榜永示於堂署

十月甲辰

上諭內閣各省人命抵罪之案其應輕應重朕確有所見者即降旨定奪若其情罪在疑似之間而擬罪在可輕可重之際朕心不能即定者方交與九卿定議以期平允乃往往見九卿定議之案概以減等發落覆奏如此則朕何不即令減等而必多此由折乎凡此交與九卿定議之案其中有應行減等者或有可以枷責完結者

亦有不可寬貸仍應按律抵罪者向後務期權衡允當寬嚴適中以副朕明罰敕法之至意

雍正九年辛亥六月癸卯

上諭内閣仲夏以來京師亢旱雨澤愆期朕心焦勞無時或釋因思刑獄上關

天和法司衙門此時尤當加意除重罪監候處決人犯不應寬釋外凡有牽連待質及候審候結輕罪之人將來擬罪不至於死而羈禁在獄者著刑部堂官逐一速查

應完結者即行完結應保釋者即行保釋俟處暑後再行審明結案八旗高墻拘禁人犯著該旗大臣亦照此速行辦理毋得稽遲至於枷號人犯除情罪重大奉旨永遠枷示者不宥外其有限期未滿枷號之犯著照舊例暫行保釋於處暑後補枷以滿期限刑部八旗順天府五城御史可一體遵行

雍正十年壬子二月丙申

上諭內閣冬春以來京師未得雨雪朕與諸大臣等戒懼

修省虔誠祈禱以冀仰格
天心聞畿輔地方及河南山東雨雪亦少山西陜西二省雖有得雪之處亦未周徧朕心憂慮深恐二麥歉收小民難於餬口已切諭該督撫等多方籌畫為思患預防之計從來天人感召之理捷如影響所賴該督撫等以恤民之心為格
天之本果能使民氣舒暢未有不感召
天和者至於清理刑獄亦祈求雨澤之要務除在京已命

刑部法司清查案件速行歸結以免拖累外其畿輔地方及河東山陜等省郡縣繁多有司賢否不一其中或有聽斷刻覈濫及無辜者或有淹滞羈留塵案莫結者或有牽連待質致誤恒業者該督撫大吏等當悉心體察嚴飭屬員速為清理應釋放者釋放應取保者取保務祈平允矜慎俾閭閻各安生業其他政令稍有不便於民者急思力為改圖總在該督撫等體朕若保赤子之心各切恫瘝乃身之念至誠惻怛勤求民隱殫竭實

心普行實政庶幾
上天昭格早降甘霖勉之勉之
八月壬戌
上諭內閣向來偷挖人參之犯若係滿洲蒙古則發往江寧荊州有滿洲兵駐防之省城當差若係漢軍漢人則發往廣東廣西雲貴烟瘴地方當差近聞發遣廣東人犯例在崖州陵水等處此地水土最惡易染疾病每多傷損朕思此等不良之輩雖孽由自作然其情罪較之

盜犯尚覺稍輕即發遣之本意亦欲全其性命也今因水土不服以致傷生殊可憫惻若將此等人犯改發沿海一帶衛所入伍充軍俾得保全軀命似亦法外之仁著廣東督撫會同按察司確查議奏其雲貴廣西等處地方風土有與此相類者亦著該督撫將如何改發之處妥議具奏

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庚子

上

諭刑部爾等身為大臣須務其大者遠者如國家之水

旱生民之凍餒最為緊要一夫不獲其所即係朕與諸大臣之責至犯法論死本由其人自取原不必過為寛縱或謂刑官開釋罪人可以積陰德於子孫此大不然如果秉公據法使刑皆當罪則慶流子孫此理之可必者如將殘忍凶惡之人屈法姑容欲邀一已之福而令死者含寃於地下不但不能致福且足以遺殃有罪之人法所難貸原不得任意從寛也夫寛且不可任意而況於嚴乎朕處事惟至公無私據案件而論其事之是

非初不先存一毫意見至於平日不能化導使不犯罪

朕與諸臣方且抱愧斷無以不殺人為刑措之理朕見

之最眞最切特與爾諸大臣言之

壬寅

上御洞明堂閲秋審湖廣等省情實招册

諭刑部曰爾等所進秋審册俱經細加酌勘擬定情實但

此内有一線可生之機爾等亦當陳奏葢在秋審定擬

時自當執法而在勾到時儻有可寛之處又當原情二

者原不相背斷不可因已定情實欲符前奏難於更改遂隱默不復奏也執法原情總歸於大公至當而已閱畢又

諭曰朕閱招冊得寬一犯便心意順適若不能寬便覺不快諸臣自同此心即質之天下之人自亦同此心斷未有以多殺一犯為快者但犯人情罪必實有可寬之處而後予以矜全此心順適方出於自然若犯人情罪萬無可宥勉强求一時之順適屈法從寬致令惡人無所

儆懼姿肆妄行則罹於法網者必多皆此姑息之一念貽之害也辟以止辟欲求斯民之遷善遠罪正不得暫圖一時之順適耳

十月丁卯

上諭刑部從來明刑所以弼教除暴所以安民何恩何怨何寛何嚴處之無心並非二事凖乎天理善亦不為慈協乎人情殺亦不為忍朕臨御萬方日夕乾惕念不能一道同風俾吾民各安生理免於刑戮每以自咎所望

內外諸大臣務識大體持正秉公抱刑期無刑之心執辟以止辟之法先使民不敢犯俾無漏網之奸宄繼則導人不為漸化向風之頑懦如此設施需之歲月雖不敢遽望刑措或庶幾可移習俗應知刑即是教恕即是恩義刑義殺即所以仁育仁懷自古至今莫之能易者朕十年以來一切刑獄莫不虛衷欽息詳慎推研凡情有可原者務從緩減而意非主寬凡法無可貸者便依斬絞而意非主嚴本無成見惟其自取朕每見諸廷臣

並督撫大吏諄切講求反復開示諒已悉朕心喻朕旨矣今者秋審大典詳覽直省各冊往往有法無可貸情無可原者而各該督撫概擬緩決並無勘語且有上次定擬情實而今年又自改緩決者有監候年久之犯而每年秋審忽擬情實忽擬緩決者有本定緩決因部改情實即照擬情實本定情實因部改緩決即照擬緩決者業經九卿法司詳核改定試問該督撫等讞獄錄囚何等重大之事豈竟漫不經心抑竟毫無定見耶夫封

疆重任為民大父母利濟安全實有攸賴一夫失所當引為己愆一政未平當引為己恥水旱災祲以及盜竊愚頑皆當引為己責朕實存此心執此行以望諸臣工匡佐承宣俾德意廣敷萬姓蒙福至於殺人者死國有常刑儻殺人者不死則冤死者何伸朕嘗謂疎縱之過甚於苛刻姑息之害等於殘忍但本公誠之至意達仁義之通權此心此理至公無我方為平允若以為欲嚴是負朕恩若以為欲寬亦辜朕訓內外諸大臣務籌遠

大不任法不弛刑由此類推庶政皆然其各身體而勤求之毋忽

十二月甲戌

上諭內閣直省州縣重囚輕犯例應分别監禁不許混雜一處其餘干連人犯即令取保候審不得濫行監禁定例昭然且朕屢降諭旨嚴飭奉行乃近聞州縣中有將一切斬絞流徒罪犯混雜監禁全無分别竝將未經審結之笞杖輕罪與大案干連人犯一概混行收禁獄官

禁卒以流徒杖罪之人不至於死可無意外之虞干連人犯指日省釋諒無脫逃之事因而任其親屬餽送探望又利其出入之賄賂不為嚴禁此牽彼引借探視輕犯為由代重囚傳遞消息或密送挖墻斷鎖行兇之具致令重犯越獄脫逃種種弊端總由輕重罪犯混雜監禁所致著各省督撫嚴飭府州縣等官務將重囚輕犯分別監禁不許混雜致滋弊端或間有州縣監獄房屋甚少不能分別者酌量另造數間於監禁之外以收禁

流徒等犯其杖罪以下及干連人犯仍遵照定例取保看守毋得濫禁如不肖州縣仍蹈前轍即行叅處

雍正十二年甲寅九月乙亥

上諭九卿國家刑名最關緊要而九卿秋審定擬尤為讞獄大典各省撫臣所奏若輕重不同九卿當悉心斟酌務期畫一以成協中之治假使寛縱者仍其寛縱嚴刻者仍其嚴刻則各省刑名委之督撫更無餘事又何用廷臣之集議乎嗣後秋審案件若其中有應改而不改

及不應改而妄改者經朕察出定將九卿從重議處若九卿及與議之官員等意見或有不同准兩議陳奏請旨定奪即衆人皆同而一人獨異者亦准陳奏

癸巳

上諭刑部爾等職司邦禁弼教明刑惟一秉至公庶幾大小獄訟歸於平允夫胸中不存一物但存一片公心猶恐人之情僞難窮未必事事協於至是何況先存一從寬從嚴之見橫據胸中以待事至是則纖塵著眼泰山

在前而不能睹豈能得其實情又況挾私徇情顛倒是非乎至於用刑不可視為習慣人情乍見則心怵目驚相習則安之若素朕在藩邸時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審理事件初見夾訊竟至戰慄悲涕迨經數次辦理之後便視為尋常人情熟習薰染之為害如此爾等日日習見未免臨事輕率務須保守此心常如初見之怵惕更須將面前聽訊之人之心詳細體量委曲追求則不特不敢輕易用刑且心誠求之何患情

實之不得夫事之情形不一如人之面目不同雖極相似之案件若細心推求必有不同之處非律例之所能該縱使加倍增添律例亦斷不能全該未來之案件若非實心辦理秉公衡量其輕重之間豈能無失爾等如肯以至公之心求其平允則刑貪戮暴正所以為集福之基如其寬嚴任意輕重失衡或且以婦寺之仁曲貸姦宄之命以為求福之道斯則自求其禍有何福之可得朕於此理見之甚明爾等深信力行自有效驗勉之

慎之

是日

上諭刑部朕每閱獄讞至罪重惡極人犯雖情理可惡必
平心靜氣將伊致罪情由詳加審度苟有一線可生之
路必為之細細推求求其生而不得方置之於法不敢
因一時之見而失於嚴至情似可原者朕推情度理必
其實有可原然後加以矜恤亦不敢任一時之見而失
於寛爾等刑憲大臣尤須詳體此意於讞獄時必設身

處地詳慎推求以期允當一案有一案之委曲一犯有一犯之情罪不可有意於寛亦不可有意於嚴大凡人之處事始而矜持久則漸熟未必不輕忽任意若於用刑之時能常存初任刑憲之心庶刑獄得其平而天下無寃民矣

雍正十三年乙卯三月癸未

上諭内閣據刑部議覆江西民人徐節孫因救母情急致死黄起鵬一案本内有徐節孫若不奪打聽其下手則

其罪與殺母無異等語殊為錯謬凡父母與人爭鬬而救護情急致傷人命者止當原其救父母之情若救護不力而即加以殺父母之罪自古及今無此科條也此等過當之語即見之談論尚且不可今乃載入奏章通行天下是迫人子以不得不殺人之勢又添殺人救親之條例矣況果如部議設有兇惡之徒謀欲殺人先令伊父母尋釁鬬毆故作跌撲傷損之狀而伊子繼至迫切救護斃人性命且得引此案以自辯則貽害長姦豈

可勝言乎數年以來屢降諭旨凡救親情急致成命案者當察其情罪之重輕以定減等與否假若一概從寛則其中詐偽百出弊端叢生刑罰多不得其平矣條節孫之罪實有可原但部議與殺母無異一語大有疵病不得不指出曉諭内外之秉持法憲者

閏四月戊戌

上諭内閣各省秋審定例該督撫會同司道等官審録分晰情實緩決矜疑具題關係最為重大向聞外省會審

之時不論案件多寡務於一日之内悉行定議一切俱聽督撫主張不特守令不敢置喙即司道亦無一辭輕重定於俄頃之間是非决於一人之口究其實際督撫亦未必了然不過令幕客創一畧節貼於冊上徒飾觀瞻而已况有席氈懸綵鼓吹喧闐日甫踰中即退而肆筵飲酒竟有似於宴會之禮者甚至名令優人演劇為樂近來曉明義理者多各檢點而此風猶未盡革夫刑罰者國家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天以父母斯民之責畀

之吾君臣凡茲犯法獲罪之民皆吾赤子也平時不能撫綏化導使之遵守法度免於罪愆已有忝於教養之職矣及陷於刑辟之後又復視為泛常不察情罪之輕重率定爰書之出入寬所不當寬而嚴所不當嚴以致讞獄不得其平寃情抑而莫訴勸懲兩失允暴肆行所謂明刑弼教者安在清夜捫心能無愧赧乎朕自臨御以來於一切刑名案件莫不虛衷斂息詳慎推研每於法司所進立決本章悉令內廷管本官員三次覆奏然

後批發每年秋審朝審時朕先將招冊細細披覽及至勾到之日復面與大學士刑部堂官等往復講論至再至三然後降旨蓋哀矜惻怛之意動於不能已而發於不自知並非欲博欽恤好生之名於天下臣民也

聖祖當年於勾到日皆著素服朕亦效法行之凡為督撫大臣者受朕封疆之寄應與朕同此哀矜惻怛之心乃各省秋審大約皆於一日之間草率定局並未博採羣議詳察實情不過視秋審為具文於會審之日雖不便

穿著素服豈有結綵設席徵歌演劇之理此則殘忍性成不學無術者之所為嗣後各省秋審時該督撫務率司道等官敬慎周詳殫心辦理必使權衡不爽情罪相符向來竝無限期何妨多寬時日安得視為虛文故套輕忽民命以供其自便之私至於會集既久除日食常餐外尚有肆筵設席仍蹈從前陋習者經朕訪聞必嚴加議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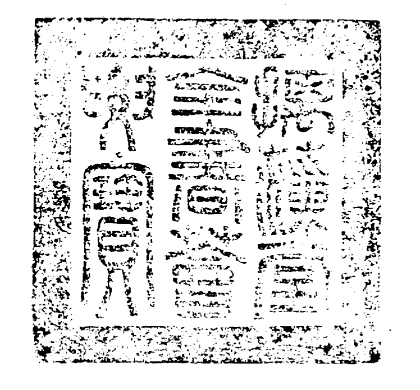
六月丁酉

上諭内閣朕聞奉天地方凡事關旗民者俱送盛京刑部會審雖司員會同有司承審實皆司員主稿乃奉天司員積成陋習惟事威嚴一切人犯到案先將鎖鍊盤於地上令其膝跪謂之跪鎖繼以荆條互擊其背任意敲打謂之背花鞭又案無定限如上年八月間遼陽州民郭金美毆死旗人裴玉亨一案旗員及知州會驗任聽屍親串同仵作混報多傷刑夾供認草率定擬本年閏四月内葛森到任始駁令另行驗審相距已十餘月尚

未定案又筆帖式皆本處生長之人所司者不過繙繹之事乃當審訊之時輙亦列坐詰問此皆朕訪聞甚確者國家定例訊鞫人犯必須審問實情其應用刑訊者自有一定規條今奉天司員承審人犯於定例之外創為跪鎖等項似此嚴刑重罰其中豈無寃濫至於筆帖式微員公然列坐審詰命案有乖體制以上二事著嚴行禁止倘再蹈陋習經朕察出定將該堂官及司員等一併嚴加議處至人命等案若無定限則拖累牽連之

弊不可勝數嗣後應如何定限永遠遵行著盛京刑部
侍郎會同該將軍悉心定議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
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鄭遇亨
謄録監生臣徐掄元